

史

記

纂

證

柴

列傳

韩兆琦

编著

江西出版集团

江西人民出版社

柴

列传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¹。《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²。尧将逊位³，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⁴，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⁵。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⁶，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⁷；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⁸。此何以称焉⁹？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¹⁰。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¹¹；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¹²，何哉？

（以上为第一段，提出了一系列以让国著称的人，其中有的见于儒家经典，被孔子所称道；有的则否，史公对此提出疑问。）

1 载籍——犹言“册籍”，泛指各种图书资料。 考信——通过考察得以确信。 六艺——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按：载籍虽多，但要以“六艺”作为鉴别是非，决定去取的标准，于此见史公之尊重先秦儒家学说。

2 《诗》《书》虽缺——《诗》《书》：即后代所说之《诗经》《尚书》。相传古代的《诗》《书》都篇章甚多，后经孔子删选，才有了后来人们所见的样子。如《孔子世家》称古《诗》有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零五篇。今人对此说多不相信。《尚书纬》称孔子时尚见《书》三百

三十三篇，孔子删为百篇。经秦火后，仅余二十八篇。乃老儒记诵所得，时人以今文（隶书）录出，即后世所称之今文《尚书》。后来又从孔子宅壁中发现一部分古字的《尚书》，即所谓古文《尚书》。二者的文字有差异。按：“《诗》《书》虽缺”，泂川以为这里主要是指“《书》”而言，言《诗》者，连类而及。可供参考。虞、夏之文可知——今文《尚书》中有《尧典》，古文《尚书》中有《尧典》《舜典》，记载了尧禅位于舜的事情。

3 逊位——退位。

4 舜禹之间，岳牧咸荐——按：“之间”二字，意思不明。其意盖谓尧将让位于舜，舜将让位于禹的时候，舜和禹都是被全体诸侯大臣推荐出来的。岳：四岳，分掌四方诸侯的四个霸主，当时称为方伯。牧：州牧，各州的行政长官。据说当时中国划分为九州，州各有牧。行政长官而称“牧”，乃用放牧牛羊以比喻治民。

5 典职数十年——典职：任职理事。典：主管。据说舜、禹都是任职理事二十余年后，才正式登上帝位的。详见《五帝本纪》《夏本纪》。授政——指传与帝位。

6 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由此说明政权是最紧要的东西，帝王是全国人民的首脑（对于传授政权，选择天子的事情，万万不能掉以轻心）。天下：这里指国家政权。重器：也称“大器”“神器”，极言其贵重紧要。《庄子·让王》：“天下，大器也。”《吕氏春秋·贵生》：“天下，重器也。”大统：大纲，主宰者。

7 说者——此处指庄周之流。庄周：战国时人，道家学派的主要人物之一，著有《庄子》。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庄子·让王》云：“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此乃庄周为阐述道学说所捏造的故事。至晋人皇甫谧作《高士传》，乃更推衍其事，谓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逃于颍水之阳，箕山之下；尧又欲召以为九州长，许由以为受辱，竟跑到颍水边上洗耳云云。

8 卞随、务光——亦《庄子·让王》中虚构的人物。据说商汤曾

向他们请教有关伐桀的问题，他们不回答。汤灭桀后，想把天下让给他们，他们都气愤得投河而死。

9 此何以称焉——有关许由、卞随、务光的这些事情，为什么又受到世人称赞呢？

10 太史公曰——王叔岷曰：“《史记》称‘太史公曰’，大都在篇末；列传中在篇首者，如《孟子荀卿列传》是也；在篇中者，如本传是也。”箕(jī)山——在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其上盖有许由冢云——泃川曰：“曰‘盖’曰‘云’，疑之也。”按：谓疑其冢之真实性，感到事情滑稽。按：今河南登封县箕山顶有许由冢，呈圆丘状，用杂石堆垒而成，高二米，圆径三十余米，据《许由征君墓碑》记载，此即历代相传之许由墓。

11 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吴太伯：周文王的大伯父，周太王之子，为将君位及早让与其弟季历，以便日后能顺利地传给周文王，而早早地偕其二弟仲雍逃离周国而去，事见《吴太伯世家》。“太”字也写作“泰”。伦：类。孔子序列吴太伯、伯夷事，皆见于《论语》。其《泰伯》云：“泰伯其可谓至德也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序列伯夷事见下文。陈直曰：“此段以孔子尝称之吴太伯和伯夷并论，盖表其有让德。丹阳吉凤池先生语余云：‘年表首共和，本纪首黄帝，世家首吴太伯，列传首伯夷，皆表扬让位，反抗君主者。’”

12 “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二句——意谓我认为从我听到的有关许由、务光的情况看，他们的道义是够高的了，可是儒家的经典和圣人的言辞中却从来不提他们，这是为什么呢？以：认为。不少概见：即“不可见”“见不到”的意思，语气比较灵活。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¹。”“求仁得仁，又何怨乎²？”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³。其传

曰⁴：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⁵。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⁶。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⁷。及至⁸，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⁹。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¹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¹¹，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¹²。太公曰¹³：“此义人也。”扶而去之¹⁴。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¹⁵，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¹⁶。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¹⁷，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¹⁸，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¹⁹？于嗟徂兮，命之衰矣²⁰！”遂饿死于首阳山²¹。

由此观之，怨邪非邪²²？

（以上为第二段，写伯夷事迹，对伯夷事迹与孔子评论不符的问题提出疑问。）

1 不念旧恶(è)，怨是用希——由于不记旧仇，因此怨恨也就少了。恶：怨仇。用：因。希：通“稀”。按：孔子此语见《论语·公冶长》。《大戴礼·卫将军文子篇》又有：“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旧恶，盖伯夷、叔齐之行也。’”所谓“旧恶”，不知指何事，恐绝非指武王伐纣不听其叩马之谏事。

2 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孔子此语见《论语·述而》，亦不知确指何事。孔安国注曰：“以让为仁，岂有怨乎？”亦只可姑妄听之，未必符合孔子原意。

3 悲伯夷之意——《索隐》曰：“谓悲其兄弟相让，又义不食周

粟而饿死。” 睹轶(yì)诗可异焉——轶诗：散失而未编入《三百篇》内的古代诗歌，这里即指下文所引的《采薇歌》。《索隐》曰：“《论语》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诗曰‘我安适归乎？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是怨词也，故云‘可异焉’。”按：《论语》所云，本不知对何事而发，今硬自将其与《采薇诗》牵合一起，矛盾自然就出来了。

4 其传曰——《索隐》曰：“‘其传’，盖《韩诗外传》及《吕氏春秋》也。”按：有关伯夷的“事迹”，最早而又较详的是见于《庄子》，《韩诗外传》与《吕氏春秋》皆成书甚晚，不足取信。王若虚《史记辨惑》曰：“‘传曰’二字，吾所不晓。《索隐》云：‘谓《吕氏春秋》《韩诗外传》也。’信如是说，则迁所记古人事，孰非摭诸前书者？而此独称‘传’乎？”

5 孤竹君之二子——按：说伯夷、叔齐为孤竹君之子者，始于庄周，成于司马迁。《庄子·盗跖》云：“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先此之《孟子》未言其为何如人也；《论语》则一称为“逸民”（《微子》），一称为“古之贤人”；《吕氏春秋·诚廉》称之为“二士”；即《庄子·让王》亦仍称曰“有士二人”，皆不称其为孤竹君之子。孤竹：古国名，其地约当今河北省卢龙县一带地区。《正义》引《括地志》曰：“古城在卢龙县南十二里，殷时诸侯孤竹国也。”1973年的3月和5月，在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先后发现了两处商周窑藏青铜器共十多件，在3月发现的青铜器中有一件二号鬲，铭文为“父丁匱竹亚长”。李学勤认为“匱竹”即文献里的“孤竹”。在甲骨卜辞中有关竹国活动的记载，共有四十余条。说明竹国不仅被封为侯爵，而且竹国的女子还在商王室为姬妾，竹国还有人在商王朝担任卜人。唐兰认为孤竹国的都城当在今河北卢龙县南，而其疆域则应包括很北的辽宁在内。彭邦炯认为孤竹国应在今河北省的东北部到长城外的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一隅的范围内；而卢龙则是该国族的中心区或首邑所在，喀左等地则可能是当时孤竹国

范围内的重要城邑。(张京华《箕子朝鲜时期的北方环境》)《索隐》引《韩诗外传》与《吕氏春秋》有所谓“夷、齐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齐名致，字公远”云云。按：伯夷、叔齐究竟为何许人尚无法说清，后人竟能造出其“名”、其“字”，可谓用心良苦。

6 中子——谓伯夷之弟，而叔齐之兄。

7 西伯昌——即日后之周文王，姓姬名昌。商朝末年，姬昌为西方的诸侯之长，故称之为曰“西伯”。伯：通“霸”，诸侯之霸主。养老——收养老人，实乃招贤纳士之意。盍往归焉——于是就去投奔他啦。盍：通“盖”，乃，于是。《孟子·离娄》云：“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那里的“盍”字作“何不”讲。此处“盍往归焉”四字如按《孟子》理解，则应将其括起，四字前加“曰”字读。泷川曰：“枫山本、三条本、敦煌本皆作‘盖’。”

8 及至——就字面，应指到达周国。当时的周国都于丰(今西安市西南之古丰水西侧)。但据下文文意，实际是在武王出师东征的路上。

9 载木主，号为文王——木主：灵牌。当时文王已死，武王载其父之灵牌伐纣，以表示自己是谨奉父命，行父之志。东伐纣——纣：商朝的末代帝王，国都朝歌(今河南省淇县)。

10 叩马——意即拦着马头。

11 爰(yuán)及干戈——犹言“就动起了干戈”。爰：于是，就；及：轮到，动起。

12 欲兵之——欲以兵器杀之。

13 太公——姓姜名尚，也称“吕望”，西周的开国元勋，事迹详见《齐太公世家》。

14 扶而去之——意即没有杀他，让人把他们架到一边去了。

15 武王已平殷乱——武王灭殷的时间，依《古本竹书记年》推算，在前 1027 年；据“夏商周工程”所公布的《夏商周年表》在前

1046年。其他还有多种说法，此不录。 天下宗周——意即各小国都承认周天子为天下共主。

16 义不食周粟——泷川引村尾元融曰：“谓不仕周而食其禄也，非谓不食周地所生之粟也。”梁玉绳曰：“耻食周粟，亦止于不食糒禄，非绝粒也。《战国策·燕策》：苏秦曰：‘伯夷不肯为武王之臣，不受封侯。’《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序曰：‘武王迁九鼎于洛邑，伯夷、叔齐薄之，不食其禄。’” 首阳山——其说甚多，有曰即今山西省永济附近之雷首山，有曰即今河南省偃师西北之首阳山，以上二者皆与“登彼西山”之“西”字不合。今甘肃省渭源县东南三十四公里也有所谓首阳山，山上有伯夷叔齐墓。墓冢高七尺，直径长丈余。墓前立有清代左宗棠题写的石碑一通，上书“万世之师”与“有商遗民伯夷叔齐之墓”。两侧另有陕西书法家王霖题写的对联一副，曰：“满山白薇，味压珍羞鱼肉；两堆黄土，光高日月星辰。”横额曰“高山仰止”。墓后有建于唐代的“清圣祠”。按：伯夷其人之有无尚在不可知数，其隐而饿死之地自然更是后人之影附。但这些冢墓都无疑地表现了后人尤其是后代的大夫们一种对伯夷的崇敬之情。 采薇而食之——薇：也叫“蕨”，一种野菜名。方孝孺曰：“耻食其粟，独食其薇。其薇也独非周土之毛乎？谬甚。”

17 西山——《索隐》曰：“即首阳山也。”

18 以暴易暴——《索隐》曰：“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纣之暴主。”按：称武王伐纣为“以暴易暴”，可谓骇人听闻。类似之语《庄子·让王》称伯夷、叔齐云：“今周见殷之乱而遽为政，上谋而下行货，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为信，扬行以说众，杀伐以要利，是推乱以易暴也。”此歌不见于先秦典籍，不知史公取自何处。

19 神农——中国远古传说中的帝王，被称为“三皇”之一。虞夏——虞舜、夏禹。神农、虞舜、夏禹都被传说是远古的圣帝名王，他们的政治被后人向往为古代的极盛政治。 忽焉没兮——忽焉：言其消失之快。或曰“忽”者“奄忽”之意，“奄忽”指生命

死亡的样子。 我安适归——我还能去投奔谁呢？安适归：意即安归。“适”“归”二字同义。

20 于嗟徂(cú)兮，命之衰矣——犹言“唉呀，我就要死啦，我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坏啊！”于嗟：也写作“吁嗟”，叹息声。徂：去，这里指死。

21 遂饿死于首阳山——说伯夷为饿死于首阳山者始于庄周，其《盗跖》云：“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其《让王》云：“二子北至于首阳之山，遂饿而死焉。”早于《庄子》的《论语·季氏》只言其“饿于首阳之下”；晚于《庄子》的《吕氏春秋·诚廉》亦只言“至首阳之下而饿焉”，皆未云饿死。

22 怨邪非邪——有怨呢？还是没有怨呢？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¹。”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²？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³！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⁴。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⁵。天之报施善人⁶，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⁷，肝人之肉，暴戾恣睢⁸，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⁹。是遵何德哉¹⁰？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¹¹。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¹²，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¹³；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¹⁴，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¹⁵，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¹⁶。余甚惑焉，悦所谓天道，是邪非邪¹⁷？

（以上为第三段，由伯夷的惨痛遭遇联想到当前社会，于是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传统敬天观念提出怀疑。）

1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意即老天爷没有偏心眼儿，专门帮助好人。亲：亲近，偏向。与：助。按：以上二语见《老子》第七十九章。类似意思诸书多见，若《左传》僖公五年有所谓“皇天无亲，惟

德是辅”；《国语·晋语六》有所谓“天道无亲，惟德是授”；《离骚》亦有所谓“上天之无私阿兮，览民德而措辅”；民间俗话也有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皆此类也。

2 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意谓像伯夷、叔齐这样的，是可以称为好人呢？还是不能称为好人呢？《货殖列传》有所谓“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句式与此略同。

3 积仁絮行——即努力为仁，努力使自己的操行廉洁。絮：通“洁”。

4 七十子——指孔门的高材弟子。《仲尼弟子列传》云：“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此云“七十”，乃举其成数。独荐颜渊为好学——《论语·雍也》：“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此外还见于《论语·先进》，亦见于《仲尼弟子列传》。荐：推举，称赞。

5 屡空——经常处于贫困之中。屡：每，经常。空：困缺。《论语·先进》：“回也其庶乎！屡空。”糟糠不厌——连吃糟糠都得不到满足。糟：酒渣。按：《论语·雍也》有所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无所谓“糟糠不厌”。故《索隐》曰：“颜生‘箪食瓢饮’，亦未见‘糟糠’之文也。”卒蚤夭——卒：终于，结果。蚤夭：即前注所引的“短命而死”。蚤：通“早”。夭：夭折。《仲尼弟子列传》云：“回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死。”《孔子家语》云：“年二十九而发白，三十二而死。”此外还有许多说法，似更不可信，此不录。

6 报施——即今所谓“回报”。

7 盗跖(zhí)——古代传说中的大“盗”，名跖，详见《庄子·盗跖篇》，盖亦寓言人物。日杀不辜(gū)——每天都杀害无罪的人。辜：罪孽。

8 肝人之肉——中井曰：“不可晓，盖字讹也。”泷川曰：“肝，疑

当作脍。”按：《庄子·盗跖篇》云：“盗跖方休卒徒太山之阳，脍人肝而脯之。”据此，泷川说似乎有理。脍(kuài)人之肉：将人肉切成细丝而食之。脍：切肉成丝。暴戾(lì)——残暴凶狠。恣睢(suī)——任意为非作歹。睢：怒目视人的样子。

9 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庄子·盗跖篇》云：“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按：《庄子·盗跖篇》未言盗跖“以寿终”，此亦史公所发挥。

10 是遵何德哉——《索隐》曰：“言盗跖无道，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其人遵行何德而致此哉？”遵何德：犹言“干了什么好事”。

11 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这都是最突出、最明显的例子，指“最好”的颜回穷了一辈子短命而死，“最恶”的盗跖为非作歹长寿善终。彰明较著：四字叠用，都是“明确”“显著”的意思。较：明也。

12 不轨——不端，不走正道。专犯忌讳——专门违法犯禁。忌讳：犹言禁忌。

13 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有本断句为“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亦通。逸乐：安闲快乐；富厚：家产富足。累世：一连多少代。泷川曰：“‘操行’以下十九字，暗指当时恃宠擅权者。其曰‘近世’，不曰‘今世’者，史公亦有所忌讳也。”

14 择地而蹈之——看好了地方才下脚迈这一步，极言其小心谨慎之状。时然后出言——时机合适了才开口说话。时：合时机。《论语·宪问》：“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

15 行不由径——走路不抄近道。径：小路。《论语·雍也》子游称澹台灭明“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非公正不发愤——泷川曰：“数句，史公暗自道也。‘非公正不发愤’六字，尤见精神。”凌稚隆引董份曰：“太史公寓言为李陵遭刑之意。”

16 不可胜数——无法计算，极言其多。

17 佻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如果说有什么“天道”的话，究

竟是对呢？还是不对呢？恍：通“倘”。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¹。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²。”“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³。”举世混浊，清士乃见⁴。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⁵？

（以上为第四段，称引前贤的道德操行，聊以自慰。）

1 道不同，不相为谋——两个人生宗旨不同的人，不可能为对方出什么主意。二语见《论语·卫灵公》。亦各从其志也——也就只好各走各的路了。

2 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果说为了追求富贵可以不择手段，那么即使让我给人当马夫我也肯干。执鞭：赶马，指给人当马夫。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如果说不能不讲原则，那么我就还是按着我本来的思想情趣去生活了。以上四句是孔子的话，见《论语·述而》。前两句是反话，后两句是主旨。他在《论语·述而》中还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大旨与此相同。

3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语见《论语·子罕》。何晏注：“喻凡人处治世，亦能自修整，与君子同；在浊世，然后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按：《荀子·大略篇》有所谓：“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鲍照诗《代出自蓟北门行》有所谓：“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皆此旨也。

4 举世混浊，清士乃见——按：屈原《渔父》云：“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此酌用其句。按：《索隐》于此处引《老子》曰：“国家昏乱，始有忠臣”，用语虽相似，而所说之理大不相同，读者应辨之。

5 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按：此处文意不清，众说纷纭。有曰，后句“其”上应加“故”字读，其意为“不就是因为把他们道德操行看得那样重，所以才把穷困以至于生死都看得这样轻吗”？顾炎武《日知录》曰：“其重若彼，谓俗人之重富贵也；其轻若此，谓清士之轻富贵也。”方苞《评点史记》曰：“言自圣贤论之，岂以若彼之富贵逸乐为重，若此之困穷灾祸为轻乎？”其他尚多，今不录。似以增“故”字读者为简便通顺。郭嵩焘曰：“所重者志，所轻者富贵寿夭之遇。岂者，想像之辞。”与此相同。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¹。”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²。”“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³。”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⁴；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⁵。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⁶，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⁷，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⁸？

（以上为第五段，想到人之身后成名尚须有大人物推崇，不然则难免类名堙灭，于是又极为悲愤。）

1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孔子语，见《论语·卫灵公》。疾：患，担心。按：史公《报任安书》云：“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此处亦深含个人感慨。

2 贾子——贾谊，西汉文帝时的政论家，著有《过秦论》《治安策》等。事迹见《屈原贾生列传》。“贪夫徇财”四句——见贾谊《鹏鸟赋》，其意谓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东西，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死都不怕。徇：通“殉”，为追求某种东西而豁出命去。烈士：有事业心，有气节的人。夸者：好矜夸，好作威作福的人。冯生：贪

生。冯：通“凭”，仗恃。引申为“看重”。泂川引村尾元融曰：“四句内意在‘烈士’一句，‘名’字与‘名不称’之‘名’前后呼应。”

3 “同明相照”五句——语出于《易·乾卦》。原文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前六句言“物以类聚”“同类相求”之理。圣人作而万物睹：言万事万物经圣人之诠释，其义乃得大明于天下，以起伯夷、颜渊得孔子之荐而名显天下事。作：起，出现。睹：被人看见，即“彰显”之意。

4 得夫子而名益彰——是因为受到了孔子的评点，所以才声名大振。夫子：犹今所谓“先生”，这里是敬称孔子。扬雄《法言·渊骞篇》：“无仲尼，则西山之饿夫，恶乎闻！”

5 笃(dù)学——好学。笃：厚，用心专一。附骥尾——《索隐》曰：“苍蝇附骥尾而致千里。”王褒《四子讲德论》：“蚊虻终日经营，不能越阶序，附骥尾则涉千里。”史公这里用以比喻普通人的受名人提携。行——行为，操行。

6 “岩穴之士”四句——意谓有些隐居山林的人，他们的出处大节也和伯夷一样，(但因为缺少孔子那样的大人物表彰他们，所以)他们的名字和事迹也就湮灭无闻了，可悲啊！趣舍有时：出仕和退隐都掌握得恰合时机。趣，通“趋”，指出仕；舍，指退隐。若此：和伯夷等人的行为一样。类名：美名。类：善。

7 闾巷之人——指平民之士。欲砥行立名——想通过磨炼操行扬名天下。

8 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如果没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来拉扯他，他又怎么能够扬名后世呢？青云之士：杨慎《丹铅总录》曰：“谓圣贤立言传世者，孔子是也。”中井引村尾元融曰：“青云有三义，此云‘青云之士’，以德言；《范睢传》‘致于青云之上者’，以位言；《晋书·阮咸传》‘仲容青云器’，以志言，皆取义高超绝远耳。”恶(wū)能：怎能，岂能。施(yì)：延，流传。凌稚隆引董份曰：“太史公言伯夷、叔齐不能无怨，惟得孔子言之，故益显；若由、

光义至高，而文辞不少概见，故后世无闻焉，是以砥行立名者必附青云之士也，此一篇大意。”

【集评】

太史公自序：“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

史珥曰：“‘折中夫子’是一篇正意；‘考信六艺’即子长著书主脑。此篇为七十传之首，即诸传之总冒。”（《四史剿统》）

村尾元融曰：“太史公欲求节义最高者为列传首，以激叔世浇漓之风，并明已述作之旨。而由、光之伦已非经义所说，则疑无其人，未如伯夷经圣人表彰，事实确然，此传之所以作也。《自序》云：‘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即其义也。”（《史记会注考证》引）

何焯曰：“《伯夷列传》，此七十列传之凡例也。本纪、世家，事迹显著，若列传则无所不录。然大旨有二：一曰征信，不经圣人表彰，虽遗冢可疑，而无征不信，如由、光是已；一曰阐幽，积仁洁行，虽穷饿岩穴，困顿生前，而名施后世者，如伯夷、颜渊是已。”（《义门读书记》）

李慈铭曰：“此篇为列传之首，故举许由、卞随、务光、颜渊与伯夷、叔齐并言，以明列传之体。盖列之云者，列其人而论之也。又自明其所传必以六艺为考信，以著其采择之慎。其文抑扬往复，亦为古今第一文字。”（《史记札记》）

陈柱曰：“此篇中段，即力阐伯夷之怨，末段复力言伯夷之不怨。怨与不怨，两种矛盾情绪盘郁于胸中，所以能有如此文章。既写伯夷，亦写自照，此非有意自发牢骚，太史公之人生观本如此，情所吐露，不得不然尔。”（《学术世界》1936年第二卷第二期《史记伯夷列传讲话》）

梁玉绳曰：“《伯夷传》所载俱非也。《孟子》谓夷、齐至周，在文王为西伯之年，安得言归于文王卒后？其不可信一已；《书序》谓武王伐纣，嗣位已十一年，即《周纪》亦有‘九年祭毕’之语，毕乃文王

墓地，安得言‘父死不葬’？其不可信二已；《礼大传》谓武王克商，然后追王三世，安得言徂征之始便号‘文王’？其不可信三已；东伐之时，伯夷归周已久，且与太公同处岐丰，未有不知其事者，何以不沮于帷帐定计之初，而徒谏于干戈既出之日？其不可信四已；曰‘左右欲兵之’，曰‘太公扶去之’，武王之师不应无纪律若是，其不可信五已；前贤定夷、齐所隐为蒲坂之首阳，空山无食，采薇其常尔；独不思山亦周之山，薇亦周之薇，而但耻食周之粟，于义为不全，其不可信六已；《论语》称‘饿于首阳之下’，未尝称饿死，且安知不于逃国之时饿首阳耶？其不可信七已；即云耻食周粟，亦止于不食糒禄，非绝粒也。《战国策·燕策》苏秦曰：‘伯夷不肯为武王之臣，不受封侯。’《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序》曰：‘武王迁九鼎于洛邑，伯夷、叔齐薄之，不食其禄。’岂果不食而死欤？其不可信八已；即云不食饿死，而歌非二子作也。诗遭秦火，轶诗甚多，乌识《采薇》为二子绝命之辞？况言‘西山’，奈何以‘首阳’当之？其不可信九已；孔子称夷、齐‘无怨’，而诗叹‘命衰’，怨似不免；且其意虽不满于殪殷，而‘易暴’之言甚戆，必不加于武王，其不可信十已。先儒多有议及者（按：如王安石、叶适、王直、王祚等），词义繁芜，不能尽录，余故总揽而为此辨。”（《史记志疑》）

韩愈曰：“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从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由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伯夷颂》）

毛泽东说：“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别了，司徒雷登》）

黄震曰：“太史公疑许由非夫子所称，不述，而首述伯夷；且悲其饿死，为举颜子、盗跖反复嗟叹，卒归之‘各从其志’，幸伯夷得夫子而名益彰。其旨远，其文逸，意在言外，咏味无穷。”又曰：“太